

# 從柬戰看共匪南侵策略

羅石圃

中共為施亞努建立流亡政府，並由毛澤東出面聲明堅決支持他奪回政權，可見北平對赤化柬埔寨工作的重視。所以當美軍入柬時，一般多認為中共將出兵入柬參戰，但它並未與美國採相對的出兵行動，今後亦無此可能。這並非表示它沒有積極的武裝南侵企圖，而是在它所擬訂的南侵策略中，雖堅持武裝暴力路線——支援各國共黨擴大武裝戰爭，但它並不出兵參戰。不過柬埔寨戰爭的掀起，使它在依照原定策略的支援行動上更加積極而已。

## 一 初期的南侵策略

中南半島，是中國大陸突出的一部份，其山脈，都是我橫斷山脈南走的分支，主要河流，亦大都發源于大陸。各國居民，除華人佔全半島總人口十分之一而外，依照現代民族學家的考證，其他如馬來人、泰揮族人，以及緬人與安南各族人，亦無不是先後從中國大陸南遷而來。尤其是安南人與泰揮族人，他們都是漢藏系分支的神農苗裔；和分佈在半島各國山區苗裔系人出于伏羲一樣，與華夏系的黃帝集團是一脈相承。（註一）

由于這些族人一部份涵化于華夏民族，一部份逐步南移而以大陸西南部為根據地，分別遷居半島各國而繁殖擴張以至建立國家。所以大家對華人的南來雜居既毫無隔閡，且對中國的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向心力。各國對中國歷代政府的朝貢，並非懾服于兵威，而是由于必須藉中國朝廷加封，方可以鎮撫黎民。如明隆慶元年，緬軍攻陷泰京，國王死難，太子被俘，明朝所賜的印信遺失。次子即位後，立即遣使上表乞賜印信稱：「暹羅部領數十國，非天朝賜印不足以調諸侯兵。」（註二）可見中國對半島各國影響力的一般。

從周公居攝六年（1108 B. C.），越裳國（越南中部）以三象重譯獻白雉而朝（註三），中國史書，即不斷有半島各國朝貢貿易的記載，其關係也日益深遠。至明清之際，中國政府，對各國的治亂興替，與國際間的紛爭，無

從柬戰看共匪南侵策略

不關懷備至，甚至不惜遠道勞師，為他們平息紛爭戰火，至于推行教化，更是不遺餘力。自近百年西方勢力東來，始由英法取代了中國的政治勢力，但是各國人的心目中，中國的影響力仍無可替代。如一九〇八年，國父過曼谷時，泰國外交部次長曾稱：「如中國革命富強，我暹羅願回歸中國作為行省。」（註四）概可想見半島各國人心依然切望與中國恢復傳統的關係。

二次大戰期間，我遠征軍揚威緬印，挺進寮泰，勝利後入越寮受降，半島諸國人民，立即奮起排除西方勢力，解脫殖民地枷鎖，這都是借助于中國的聲威，我政府亦無不竭力扶助。至中共竊據大陸，立即根據其赤化世界陰謀，首先向中南半島進行赤化工作，在半島各國一般人心目中，認為北平政權的出現，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仍以當年倚賴我政府的心情而寄望于中共，使北平得以雙重外交，四條戰線向半島各國進軍。這是五十年代中南半島最危險的時代，若非我總統號召國人，在台海重振聲威，海外僑胞一致歸向，使中共無可利用，且進而揭穿其赤化各國陰謀，協助僑居地政府從事反共鬥爭；否則半島各國將無法渡過此一危險關頭。

## 二 華僑與山地戰線上的受阻

在五十年代初期，北平是一面利用中國對半島各國的傳統影響力，與各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而使之標榜中立，用以排拒自由集團國家的援助合作，而不得不一面倒向共黨陣營；同時藉外交特權，暗中支援各國共黨展開武裝

叛亂與議會鬥爭。此即所謂地上與地下雙重外交，也就是武裝戰線與統一戰線同時並進。

佔半島總人口十分之一的華僑與華人，掌握了各國的經濟實力，上自政黨領袖的競選，既多有賴于華商鉅子的支持；下至販夫走卒與廣大農民，亦大都有華人參與其間而相處極為融洽。他們熱愛祖國亦熱愛其僑居國家，我國大革命——從推翻滿清至北伐抗戰，均以海外華僑居功最多，而半島各國的抵抗日軍侵略及爭取獨立戰爭，各國華僑亦無不率先效力。所以中共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南侵計劃，是以華僑為主力戰線之一，以回大陸升學為引誘華僑青年進入鐵幕的鈎餌，然後施以思想毒化及各項特殊訓練，再遣回僑居地從事學運青運或參加各國共黨武裝叛亂。此外是以重利引誘僑商回大陸貿易或投資，從而威脅該等不敢不作它亦赤化各國的工具。

此一利用廣大華僑南侵的戰線最為險惡，但由于我政府迅即爭取僑生回台升學，所有大專學校一致敞開大門，儘量收容僑生；同時歡迎僑胞回台觀光，鼓勵他們來台貿易投資，在各地忠貞僑領們倡導下，加上大陸勒索僑眷僑生及一片血腥的情況已不斷傳出鐵幕，使廣大僑胞均棄北平而心向台北，華僑青年回台升學的人數直線上升，使中共在此一戰線上首先敗北。遂不得不改變策略，指使各國共黨滲入民族主義陣營，不斷煽動排外而以華僑為主要對象，然後由其出面支持而爭取僑胞供其利用。

居住在中南半島各國山區的，如苗人(MEAO)，傣人(YAO)，傣黑人(MUBSO)，阿佤人(KAW)，傣傣人(LISHAW)，佻瓦人(KACHE)，其大本營均在大陸西南各省。尤其苗、僂、傣、佻，均操漢語用漢文，苗人自稱來自貴州安順府，僂人則以廣西平樂府為其故鄉，傣僂自認來自雲南，這些民族都是刀耕火種，隨山遷徙(註五)，沿橫斷山脈分支而南走入中南半島的。有阿拉干山脈——由康滇接壤地而伸入印度與緬甸交界處形成緬西印東的羣山，分佈在此一帶山區的苗僂等族，可能都是由康滇循此一山脈而南遷。由車里南伸的他念他翁山脈，是緬、寮、泰三國的分水嶺，直伸入泰西緬東而連接泰馬交界的羣山，來自大陸的各少數民族，也就分佈在此一綿亘于各國的山區。從滇桂交界而伸入越、寮、柬、泰的安南山脈，由滇桂而來的各山地民族也同樣分佈在此一山脈中。

中共早就注意到這些居住在各國戰略要地的民族與大陸血脈相連，從滇

桂淪陷之日，即着手訓練他們在大陸上的同族青年，于成都、昆明既有民族學院，並在保山、車里、蒙自分別成立各民族基幹訓練團(註六)，準備把他們分別派到中南半島各國山區，滲入其同族居民進行毒化工作，以山地控制平原，且可沿此三大山脈建立補給聯絡線。但這一期間，滇邊反共義軍興起，且以此三大山區為根據地，並喚起了各少數民族領袖並肩反共，使它在此一山地民族戰線上無法進軍。

### 三 分裂緬寮的準備工作

緬甸北部的南北揮邦、克欽邦，在英人侵擾以前，對我關係不同于緬甸。克欽邦及北揮邦大部份屬於騰越道，南揮邦為中國典屬國——揮人國，由清廷派宣撫司及駐軍統治防守，與藩屬國的緬甸僅守朝貢關係頗不相同。所以緬甸于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割讓與英國後，至一八九一年，清駐英大臣在奏摺中，仍有薩爾溫江以東地——北有南掌國，南有揮人國，及八莫地區，英方允任我收為屬國屬地。(註七)不幸第二年，清廷又將此一地區割讓，但已在割讓緬甸七年之後，且界線並未劃清。

英緬時代，並未將揮邦納入緬甸版圖，而是以緬甸總督兼任揮邦總督，所有該邦土司統治權及世襲制度，亦率由舊章。緬甸獨立時，克欽邦與揮邦所以加入緬甸聯邦，乃由於我政府的鼓勵，加上緬甸領袖一再遷就，不惜將首任大總統授予揮邦土司蘇瑞泰，始換取了訂結以十年為期試行加入聯邦的協議。所以中共最初的侵緬計劃，首先着眼于緬北各邦的獨立而同時加以赤化。(註八)

在人文關係上，克欽人(KACHIN)與雲南的景頗——亦稱山頭人同族，通漢語漢文，其子弟多回雲南就學。揮邦的揮人(NGU 即 SHAN)，泰國的泰人(THAI)，寮國的佬人(LAO)，與分佈在滇南的勐人(LI，按俗稱擺夷，中共稱傣人)，均屬同文同種，且曾一度建立以車里為首府的十二版納王國，其版圖擁有滇、緬、泰、寮即今日此一寮泰系民族分佈地區(註九)，從來彼此間親切的來往，亦並不受國界所限，且多有累世的婚姻關係。因此，中共既在車里建立十二版納傣族自治州，以抗戰期間在泰緬寮邊境起家的傣族土共召成信為州長，以十二版納卅四王刀世勳為副，又在滇西隴川建立景頗德宏自治州，以世代被滇緬兩地土司聯盟推為盟主的刀京版為

主席，另蒙養生于雲南曾任緬軍連長的羅相，成立緬共武裝進入克欽邦（註十），即可窺見其赤化緬甸的陰謀，在先使緬北邦區脫離聯邦而與雲南的同胞人另組政府。

寮國北部原為與暹人國對中國同樣親密關係的南掌國，法國勢力進據後，于一八九五年又迫清廷將原屬于車里的猛烏、烏得兩地割歸法寮。（註十一）但當地居民貿易往來，連同北越萊州及原屬南掌的寮國居民，仍以鎮越及車里為中心。尤其二次大戰期間，我方既將此一地區包括緬北屬于滇南挺進軍游擊戰區，日軍亦將此一區域劃為泰軍防守區稱為大泰國版圖。所以中共無論在民族學院及基幹團，均特別着重于培養泰族幹部，其目的顯然在支持此一地區僑人從緬、寮分裂而闖入鐵幕。

但幾乎在中共訂立此項計劃的同時，滇邊各族反共義軍即在李彌將軍號召下興起，他們各就與緬寮境內同族人的親切關係，使他們都由瞭解中共的殘暴及南侵陰謀，一致響應我反共軍而嚴密防禦各國共黨武裝竄入轄境，且不斷向滇境共軍出擊。其間中共雖一再利用統戰與外交戰迫使緬甸向聯合國控訴我政府侵略，致有聯合國組中、美、泰、緬混合委員會，于一九五三年將緬邊反共軍全部撤退回台。（註十二）但不久反共軍再起，且大舉進攻滇西南，深入數百里，不僅使中共沿山區南進分裂緬寮的戰線無法進軍，且使反共軍以緬寮邊區作為反共基地而令其難以防禦。故其不惜將五萬五千方公里地及猛莪三角地，與爐坊銀鑛權割給緬甸，以換取其出兵緬境與緬軍夾擊反共軍，以致又有一九六一年二度撤退滇緬寮邊境反共軍之舉。（註十三）從此中共始能按照原定計劃逐步侵入緬寮邊區。

#### 四 外交戰線上的失敗

但中共在五十年代南侵戰線戰果輝煌的外交與統戰，自跨入六十年代後，則遭到蘇俄重大的阻擊。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結束，中共蘇俄便有不同的結論：中共認為「亞洲人民解放戰爭」，既然有了勝利，便應再擴大，再鬥爭，通過暴力，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蘇俄則認為由于核武器的產生，世界戰爭已完全改觀，戰爭的擴大，將使「革命的」與「反動的」雙方都得不到好處。這次是由它出面和帝國主義談判，才使得越共獲致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好處。因此，它主張要通過「和平共存」的途徑，鞏固「社會主義陣營

的勝利」，以求得整個世界的解放。（註十四）

這是中共「武裝奪取」與蘇俄「和平顛覆」理論策略分歧的開端，也顯示雙方爭執的重要目的地在中南半島——其重心又在對北越的領導權。由于中共藉它支援越盟對法作戰的機會已使其控制力日益增加，加上北平對中南半島各國共黨武裝的羽翼扶助不遺餘力，及其分割緬寮邊區的部署，莫斯科當然洞悉最深，更瞭解中共藉其地理上的近水樓臺，加上人文關係與傳統的影響力，一旦半島各國赤化，蘇俄在此一地區將無立足餘地，而中共勢必于獨霸亞洲時而與它爭奪共產世界領導權。戰爭已使北越加深了對北平的倚賴，其餘各國共黨祇要以武力奪權，都不能不就近向中共求援，何況北平早有此準備。所以唯有和平顛覆，蘇俄方可以與中共在此一地區作平行競爭，但中共決不能容許蘇俄在此插手。

北越勞動黨，自胡志明建黨之日，即以法國印支三邦為其復國後的版圖，所以寮共束共，都是越共的支部，其武裝亦無不悉由它蒙養而成，且受其完全控制。日內瓦會議協定，雖使越共得到了越南的半壁山河，寮共獲得合法地位及立足的兩省，河內自然不能滿足。問題是此後統一三邦的策略如何抉擇？一面建設既得地區，一面和平顛覆南越、寮、東政府，這是莫斯科為它策定的路線；以「南解、寮共、束共」出面發動戰爭，這是北平的意旨。誠然，河內由于歷史上一直受中國的支配，對中共是有戒心的，所以胡志明雖遷就北平，但同時借莫斯科的力量以抵制中共——而美其名曰調協雙方爭執。（註十五）

北越領袖有親中共與親蘇俄的兩派，而其決策則視居于兩派中間的民族派偏向于那一方面（註十六）。所以北越的和平與戰爭，顯示毛俄對河內外交戰的勝負，更顯示河內親毛親俄兩派的統戰戰果。如果說，越寮戰火的重燃，是中共及其河內信徒的勝利，而蘇俄的插手越戰，使河內參加巴黎和談，則是北平與莫斯科爭奪河內領導權的失利。雖然巴黎談判一無成就，但蘇俄已藉機將其外交貿易伸入半島各國。

回溯亞非會議的當年，中共以亞非地區盟主自居，將蘇俄攆于門外，中南半島各國，連一向堅強反共的泰國變披汶政府，也派遣了外長參加；當時還是親西方的柬埔寨，亦由施亞努率代表團出席，可謂無論與它有否外交關係的國家，都不敢不仰其鼻息。再看看進入六十年代以後的情形，則僅能在

河內、金邊保有兩個大使，反觀蘇俄大使館，則遍佈于全島各國，這是中共不得不重訂向中南半島進侵策略的外在原因。

## 五 排俄制越的迂迴戰略

中共向中南半島伸展其勢力，固然憎恨「美帝」，但更痛恨「蘇修」。美國祇援助各國政府抵禦它內亂形式的侵略戰爭，蘇俄則于籠絡各國政府而外，又分化各國共產陣營，鼓勵他們放下武器靠攏政府。一九六二年美俄對結束寮戰站在同一立場，已堵截了它由寮國南侵的出路；接着蘇俄在仰光又籠絡了掌握羣運的緬共，出其不意地掀起反北平的羣衆示威，此後緬共武裝遭到一連串的失敗（註十七），無不是由于美俄聯合對仰光的支援。一九六七年施亞努要撤回駐北平使館人員的期間，蘇俄立即給予柬埔寨軍援，更顯示它在從中挑撥。

更令中共驚恐的，是蘇俄竭力促使河內放棄戰爭。當莫斯科插手援助越戰以後，河內親俄派實力即迅速擡頭，一旦進入和平建設階段，其依賴蘇俄的必將超越北平。它既可以背叛蘇俄；北越又何嘗不可以對它背叛？所以北平重新修訂的南侵策略：是放棄議會鬥爭，不重視外交戰線，就其地緣與人文歷史的深厚關係，加強支援半島各國共黨武裝叛亂，以鼓勵北越堅持越戰，並將戰場擴大到印支各國爲此項策略實施的重心。唯有促成北越進行長期戰爭，才可使河內政權對它加強依賴；但同時也在儘力預防北越勢力在中南半島膨脹而有損它的領導權。

北平將文革輸出到半島各國共黨陣營，儘力培養「北京派」整肅「蘇修」份子——尤其對寮共進行得更爲徹底，其實也就是不讓北越一手領導三邦共黨，而由它直接插手其間。對南越共黨的補給支援，大部份不經過河內支援協調中心，並不單是要撇開蘇俄，免由北越經手而直接以此增加它與越共的關係，也是目標之一。從一九五七年北平不惜開罪施亞努而向柬共推行「文革」，及去年柬政府破獲金邊某華僑商店將中共軍火運交柬共，並指出該華商一向出入北平駐柬使館，可見中共與柬共關係並不尋常。

北平既可直接控制寮、越（南解）、柬共，亦即加強了它對河內的領導權。誠然，毛俄分裂以來，雙方對北越均在可能範圍儘量遷就它的意見；但河內亦因此不能不對其領的三邦共黨意見多加尊重，這便是北越親毛派可以挾

它們而自重，在兵源、糧源兩缺，人民厭戰的情況下，仍不得不悉索敵賦開關寮東戰場的基本原因。否則它們可以脫離河內，直接由中共支援作戰，像緬共、泰共、馬共一樣，則河內前功盡棄。北越對柬放棄和談而從事戰爭，可能並非直接接受北平的指示，乃由越、寮、柬共聯合河內親毛派所決定。

三邦戰場的擴大，對中共南侵是具有多目標作用的，既可以使北越與莫斯科疏遠，更可以由直接補給及人員的派遣加強對越、寮、柬共的控制，亦即使河內親毛派力量擴張；且由于舉世的注意均集中于三邦的戰火擴大，以致無暇計及它在半島其他地區的進軍。如緬北重地九谷及臘戍外圍據點，最近均被來自雲南的共軍佔據（註十八），滇寮公路，已延伸到距泰二十哩的北屏以南，這些消息均被一般人所忽視。他如侵入寮北的中共部隊，其任務是否單純爲掩護策略？記者們亦無暇深入探訪，其實湄公河上游的緬北、寮北，已經悄悄地納入中共掌握中。

## 六 以進攻為防禦

中共新的南侵策略，亦有其內在背景，就雲南地區的情況說：在雲南「革委會」成立過程中，迫使從緬北滇西以土共起家的朱家弼，逃入其滇西老巢，號召舊部組織反毛武裝；十二版纳傣族自治州長召成信垮台，雖下落不明，但由於他自大戰期間，即在泰寮邊境從事游擊戰，加上担任近廿年州長，其任務便是在籠絡此一地區的領導羣而供中共利用。如以此深厚關係而號召反毛，當地響應者必多。何況在雲南兼負訓練民族基幹責任先後十五年的軍區司令秦基偉被鬥垮，與緬北各土司有世代姻姪關係的景頗德宏自治州長刀京版被迫而死，在一向作爲反共軍基地的緬寮北部，如果內外反毛反共力量結合，則雲南將無毛共立足之地。（註十九）

緬共自蘇俄聯合尼溫政府加以分化，並由美國軍援其展開武裝進剿後，緬中、緬南的基地完全喪失。緬北地區由于老一輩的土司，鑒于中共所給予他們在滇同族人的慘痛，因而堅決反共，嚴防緬共竄入境內，以致緬共武裝盤據二十年的腰馬山區老巢喪失，共酋德欽丹頓喪命的初期，無法退入緬北而得到立足之地，祇得竄入雲南境內而由中共象養。但中共針對尼溫政府侵奪邦區自治權，已將緬北各邦區老一輩領袖關入獄中，其未入獄的，亦紛紛逃入泰國。新一輩的領袖起而領導反政府武裝，並不如老一輩領袖的反共立場堅

定的弱點，因而多方向他們引誘。

先是供給緬北各邦反緬武裝部隊的軍火，繼而由中共派遣與他們同族的幹部擔任訓練工作；進一步引誘他們派幹部入雲南受訓並接受裝備。自一九六七年毛緬關係惡化後，此項支援緬北叛軍工作，已成公開的祕密。至緬政府移中南部剿共的重兵于緬北，中共則向緬宣告邊境有其叛軍可能竄入緬境，因而假叛軍之名，公然進軍與緬北守軍作戰，用以護送緬北叛軍入滇受訓幹部及緬共武裝入境。以致去年一年，與緬軍發生十八次戰鬥，最近又于佔據滇緬公路入緬的第一站——九谷後，再攻佔臘戍附近的重要據點。

緬北與雲南接壤的邦區，西起克欽邦，由此東經瓦邦再入與寮泰相接的南撣邦，循南撣邦而南下，成為緬泰唇齒相依地帶的為吉仁邦、蒙邦。這些邦族叛軍之中，都有接受中共支援的，亦即參加了中共為壯大緬共聲勢的「緬甸民族民主聯合陣線」，容納了中緬共幹部在各族叛軍中擔任訓練工作。準備組成聯合政府脫離仰光政府而獨立，使緬甸一分为二。泰共即可循此緬共區南北聯結，泰馬邊區的馬共盤據山區，亦可因此改變孤立作戰態勢，和中共區的陸上交通線亦由此暢通。

## 七 結語

綜觀北平對中南半島南侵新策略立案的着眼點，在以進侵為防衛。由于緬北、寮北一向是反共游擊部隊的基地，如果不以緬共、寮共的名義佔領並確實控制，在滇邊反毛反共武裝紛起的當前，勢必內外結合而使其無法防守西南半壁。因而利用早經着手培養的雲南各族青年，派遣他們進入其緬寮同族中組織武裝，進行赤化，並將其南侵基地進一步南移。同時由于直接支援，寮、越、柬共而增加其領導力，可以提高北越親毛派地位，配合它的南侵作戰，河內即無法叛離它而一面倒向蘇俄。

基于此一着眼點所策定的行動步驟，是由北越冒擴大戰爭的罪名，它一手在北越軍參戰地區以支援而伸展其實力；另一方面就三邦的戰火連天，以掩護它在緬甸、泰、馬各地所策動的共黨叛亂。但在鄰接雲南的緬、寮北部，則是面的佔領，由此再伸出交通線，向半島各國共黨叛亂點作點線的聯結。滇寮公路，西通寮緬邊陲，南接泰北，東沿九號公路直達奠邊府，再沿胡志明小徑、施亞努小徑，可以直接補給東越共軍，便是它點線聯結的幹線。

此項策略行動實施所需的兵員，中共既早在雲南編練有各民族武裝基幹部隊，將他們派遣入半島各國同族中進行赤化過程中，又可大量吸收同族青年入雲南受訓，編練成混合部隊回到原地發展壯大，使各國對叛亂武裝難分內外，且可無分國界相互支援，越、寮、柬等所稱的聯合戰線，不過是將此項策略的行動加以公開而已。在南進政治作戰方面，它強調抗美，亦即所以排俄。所以它在反「美帝」的同時，必然要痛罵「蘇修」為美國「侵略」中南半島的幫兇。由于它恐懼蘇俄在此一地區得勢——組成所謂以防堵南侵為目標的安全體系，比美國對此一地區各國協防的脅威尤有過之。同時它防北越在蘇俄支援下對它叛離的部署；比赤化各國更為重視。東戰的發動，蘇俄之所以痛心疾首，便是由于中共已可使寮、越、柬共左右河內的決策。

中共在前年已指示馬共放棄議會戰線，東戰以後，更表示它對半島各國已完全放棄外交作戰——僅有一個派駐大使的使館已不惜撤退。可見它深知在此一地區雙重外交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支援各國共黨的武裝叛亂與外交籠絡兩條戰線不可得兼的抉擇下，它不得不放棄後者，同時也祇有採武鬥路線，才能使蘇俄無法與它爭奪此一地區的共黨領導權。因此，東南亞少數數國家外交官，寄望與中共由談判達成和平，無疑是癡人說夢。至于要求蘇俄促成北越停止東戰，更是緣木求魚。

- 註① 見「中泰文化論集」芮逸夫氏所著「泰國民族」章。註② 見明史「暹羅傳」。註③ 見後漢書。註④ 見 國父民族主義第四講。
- 註⑤ 請參閱拙著「風雨記南行」。註⑥ 同註五。註⑦ 見清續文獻通考。註⑧ 請參閱本刊五卷九期拙著「從匪緬關係看劉少奇訪緬」。
- 註⑨ 見李拂一氏所著「十二版納誌」。註⑩ 同註五。註⑪ 同註七。
- 註⑫ 同註七。註⑬ 同註八。註⑭ 見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氏著「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註⑮ 請參閱 P·J·霍尼所著「北越內幕」一書，其中列舉北越防止成爲中共附庸的證據。註⑯ 見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香港星島日報專欄。註⑰ 請參閱本刊七卷三期拙著「毛共與緬甸之交惡」。註⑱ 見本年五月廿六日中央日報「緬共加強恐怖活動」。註⑲ 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至五日星島日報連載「毛澤東的毒瘤——雲南」。